

学术全球化：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去哪里？

菲利普·G·阿特巴赫、贾米尔·萨尔米

菲利普·G·阿特巴赫 (Philip G. Altbach)：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研究教授、创始主任

电子邮件：altbach@bc.edu

贾米尔·萨尔米 (Jamil Salmi)：全球高等教育专家、智利迭戈—波塔莱斯大学 (Diego Portales University) 高等教育政策荣誉教授、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研究员

电子邮件：jsalmi@tertiaryeducation.org

西方对大学的定义与概念正面临来自多个方面日益严峻的挑战。过去十年间，许多国家纷纷削减了对高等教育的公共补贴，这折射出民众对大学未能成为实现社会流动和经济成功的有效途径的普遍不满情绪。大学的科研使命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前教育部长曾在脱欧运动中对大学的声誉提出质疑，指出英国社会对学术专家意见的反感情绪逐渐加剧。而在一些国家，如巴西、匈牙利和土耳其，专制领导人正借助其权力，试图限制大学高等教育机构的自治权和学术自由，这引发了对于学术独立和思想多样性的关切。

最近，有关西方殖民主义及其相关议题，如批判性种族理论，已经融入对当代高等教育现实的广泛讨论之中。在最近一篇关于高等教育全球化的文章（发表于 2021 年 5 月 15 日《大学世界新闻》），西蒙·马金森 (Simon Marginson) 针对英美科学与英语的主导地位发出了强烈批评。在此背景下，本文、聚焦于现代大学发展的一个关键方面，即“西方模式”大学在全球南方地区的建立情况，特别是在 19 世纪时，以及在塑造全球模式大学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力量。

殖民主义与基督教

当然，殖民主义是西方模式的高等教育在全球南方地区发展的主要动力。基督教传教士的努力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这两者往往是相互关联的。不同的殖民者对高等教育有不同的态度：英国人更积极地允许或自助其殖民地的高等教育，法国人则不那么积极，而葡萄牙人则避开了学术发展。西班牙将高等教育“外包给”天主教会，特别是耶稣会，以实现基督教信仰和殖民地管理的双重目标。所有殖民者都认识到，需要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小规模本土阶层来管理殖民地。

印度殖民主义时期高等教育的适度扩张主要是由于印度建立学院的倡议和基督教传教士的努力。该倡议旨在为新兴的印度中产阶级提供进入公务员体系的机遇和获得日益增长的商业机会。英国当局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很少，只有在 1857 年之后，英国才试图控制印度当地新兴的高等教育。毫无疑问，印度所建立的机构都遵循英国模式，以英语作为教学媒介。其他殖民地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当然，重要的是所有的殖民地大学都使

用殖民者的语言，而且许多大学在 21 世纪依旧如此。

在殖民主义出现之前，世界上许多地区都有丰富的知识、宗教和高等教育传统。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在南亚的塔克西拉（Taxila）和那烂陀（Nalanda），比欧洲的大学早了好几个世纪。非斯（Fes）的卡鲁因大学（Al-Qarawiyyin University）和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Al-Azhar University）也早于第一批欧洲大学的诞生。但是，虽然南亚和阿拉伯世界的知识和宗教传统仍在继续发展，但传统的学术机构并没有蓬勃发展，在各自的国家逐渐被西方模式的机构所取代。

殖民时期的高等教育机构使用的是殖民者的语言，因为机构的主要目的是培训公务员和其他专业人士，为殖民政府配备人员。同样，课程也是完全从宗主国引进的。用殖民管理者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 Babbington Macaulay）的家长式和文化歧视的话来概括殖民者对本土文化的态度可能过于简单，但同时也是准确的：“一个好的欧洲图书馆的书架就抵得上印度和阿拉伯的全部本土文献……”

有趣的是，在后殖民时代，没有一个国家恢复了殖民前的高等教育，也没有一个国家试图从根本上偏离殖民主义当局强加的西方学术模式。

非殖民化国家的发展

并非所有的非西方国家都受到了殖民统治，因此值得关注非殖民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和泰国。在 19 世纪，当这两个国家受到当时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压力时，他们感到有必要使社会和教育现代化，并且都选择建立西式的高等教育机构而不是依靠现有的学术传统。1868 年明治

维新后，日本寻找一种能够为现代化社会服务的大学模式。在仔细研究了有用的模式后，日本采用了德国和美国的高等教育理念，抛弃了几百年的本土传统。同样，当朱拉隆功国王希望实现高等教育和社会的现代化，部分原因是为了抵御可能的殖民入侵，他选择了西方模式，最终在 1917 年建立了朱拉隆功大学。在任何情况下，寻求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非殖民地国家都没有使用本土传统学术模式。

中国的经验也很重要。正如杨锐在他的文章《回顾中国世界一流大学的辉煌历史》中指出的（《国际高等教育》第 14 卷第 4 期）中指出，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各种西方基督教传教士机构，以及当时政府对西方模式的采用，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影响，而且证明是成功的。此外，欧洲殖民国家，主要是德国和法国在中国的殖民地建立了大学。值得注意的是，强大的传统儒家教育模式并没有被用来助推中国的现代化。可能传统的公务员考试是个例外，这项考试演变成了如今的高考，而高考是当今大学选拔、学生录取的一个主要排序机制。

我们要去往何方？

当全球南方国家在 20 世纪下半叶获得独立时，他们保持并扩大了殖民当局引入的西方大学模式，将其视作国家建设和人力资本发展的重要工具。尽管经济体制、政治现实、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宗教和文化传统以及其他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但 21 世纪几乎每所大学都大致遵循西方模式。

然而，这种模式在今天受到了挑战，理由包含精英主义，对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关注不够，以及课程的殖民主义性质等等。虽然有些批

评可以被那些反对致力于传播科学证据的自治大学的政府所哄骗，但在使大学更具包容性、可持续性和社会责任方面，可以做的事情肯定依旧多如牛毛。越来越多的机构已经开始以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承认自己与本国历史上的阴暗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奴隶制、种族隔离或对原住民和其他边缘人口群体的歧视，并确保其课程更加适应传统上受压迫的社会群体的经验。

同时，必须维护西方大学模式的基本价值观，致力于在科学证据和学术自由的基础

上寻求真理。在这个充满巨大挑战的世界上，没有人比二十世纪的哲学家和数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更好地把握大学作为知识和智慧灯塔的崇高使命。

世界的悲剧在于有奇思妙想的人不经世故，而精于世故的人却很难异想天开。愚人缺乏经验，靠想象力行事。学者们缺乏想象力，靠知识行事。大学的使命就是把想象力和经验结合起来。